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四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禮記

貴誠之義此解上文言諸侯膳天子止用犢而天子賜諸侯反以太牢此以犢爲誠慤故貴之也天子牲孕弗食二句又推言之牲孕謂已孕之牲非正有孕之牲也正有孕之牲則君子不殺胎不獨天子弗食祭帝不用矣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此是正禮宋祖帝乙則二王之後鄭祖厲王則東遷後之僭禮鄭莊公敢射王中肩而顧不敢立祖廟乎孔疏謂此據尋常諸侯大夫若有大功德者得立祖廟陸氏謂不敢非不得也皆爲曲說集說舊說以下皆孔疏說纂言删之是也又載陸說亦非

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據洛邑有文武廟許田有周公別廟之類而言孔氏因此謂王子母弟有祖王之廟先王之子孫亦有祖廟考之周禮都宗人家宗人並無明文而與支子不祭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皆相違戾矣此自孔疏之誤集說所載舊說可刪

舊說以昆蟲爲八蜡之數張子以百種易之謂昆蟲爲害者不當祀方氏分貓虎爲二而去昆蟲按記明言祭百種則張子說是也集說仍載舊說而不取張子說非是

清朝未食先進口食此鄭司農解其饋食加豆加羞皆指生人所食集說恆豆引朝事用司農義而於加豆仍用後鄭非也恆豆節是生人所食籩豆之薦節是祭祀所用常褻味正指恆豆而言自以先鄭義爲是也

周禮籩人有朝事之籩饋食之籩加籩羞籩醢人有朝事之豆饋食之豆加豆羞豆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亦如之則朝事饋食加羞其非祭祀明矣鄭司農以四籩四豆皆爲生人所食而後鄭不從皆以爲祭祀之用故疏不復詳司農之註而一唯後鄭之從以兩節皆爲祭祀之用而謂恆豆之菹謂朝事恆常所薦之豆所盛之菹而加豆則謂祭末酳尸之後其參錯不分明集說朝事之豆與祭禮饋食薦熟之豆俱爲恆豆而加豆則祭末酳尸所用也較孔疏爲分明而亦以朝事之豆與祭禮之豆爲二又與鄭義異纂言載孔疏凡此俱難詳考

孔賈疏皆以緇布冠暫加後不復用然委貌一條則三代

常服行道之冠皆用緇布而異其制與始加之緇布冠不同故始加之緇布冠徹則棄之而委貌章甫牟追則士所常服也賈疏以此條爲釋易服服元冠元端之義委貌即元冠而不以爲始加之冠孔疏委貌一條論三加始加之制三加蓋總言之此立文之誤或疑三加當作三代非也周弁一條論第三所加之冠皮弁一條論第二所加之冠則以委貌章甫毋追與初所加緇布冠同而徹而棄之句遂不可以通矣賈疏記人歷陳此三代冠者亦緇布冠也諸侯以下始加之冠此委貌之等記人以經有緇布冠皮弁爵弁元冠故還記緇布冠以下四種之冠以解經之四者此委貌即解經易服之元冠是也按賈疏甚明委貌等元非始加緇布之冠但立文不善其經文有緇布冠皮弁爵弁元冠之下當云緇布

冠已釋於前太古冠布齊則緇之此故復釋元冠爵弁皮弁以解經文三種之冠非釋三加之冠至委貌周道也一條乃即解易服服元冠是也士冠禮記三王共皮弁素積則釋皮弁此三代所共也周弁殷冔夏收此釋爵弁三代異制委貌章甫毋追釋元冠亦三代異制但其制皆未聞耳孔疏以委貌等爲始加緇布之冠此孔氏之誤後人皆未之辨也

陳氏曰君灌以圭夫人灌以璋君迎牲夫人奠盎言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皆在朝事時而鄭所引祝奠於鉶南則在饋食時纂言以陳說爲是而鄭所引誤也集說從鄭纂言後引陸氏說又以焫蕭在饋食之時蓋天子諸侯之禮既亡記禮者各據所傳言之註家又各以其意解姑存之無所定也

有由辟焉難解陸氏曰有祭而由之若祭門之類有祭而

辟之若祭厲之類據此則辟音闢

右郊特牲

鄭註后君也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敎今二云冢宰記者據諸侯言也鄭意以冢宰不掌邦敎而諸侯以司徒兼冢宰故云爾王氏不解釋文云鄭云后君也謂諸侯也王天子也與註不同孔疏亦云王謂天子豈今註脫此四字耶

此不可曉

士昏禮母施衿結帨庶母曰視諸衿鞶則衿與帨鞶爲三物衿不可以解爲結也鄭於昏禮無解而於此解爲結以未冠笄者言之拂髦總角衿纓衿與拂總爲例則當解爲結而不可例之昏禮也諸說無及此者

詩青青子衿毛傳衿領也爾雅衿謂之袸謂衣小帶孫炎

曰襟交領也與此皆不合或云衿與襟同廣韻衣小帶說文衣系也

洗手曰盥洗面曰頮咸盥漱不言頮面此云沃盥亦不言頮也記又云面垢燂潘請靧則古人未嘗日日洗面明矣頮靧一字也

免薨滫瀡似是四物周禮免薨據內而言則滫瀡疑亦其類說文滫久泔也可以例推皇氏熊氏以免薨爲堇荁枌榆之新生與乾者疏以爲義或然故從其說而又云滫瀡之合柔滑以句義考之有所未合免薨滫瀡與堇荁枌榆爲類又以棗栗飴蜜脂膏例之自是四物也解者以非大義所係故從註疏耳其實未當也

男女未冠笄者衿纓其婦同而別言皆佩容臭則佩容臭

當更有其物非必以纓佩之也鄭云纓制未聞則以纓佩之亦鄭以意言之耳庾氏謂纓上著香物亦是就鄭解陳集說以爲香囊愈爲無據

男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鄭云後成人竊謂旣已雞鳴盥櫛則同於成人何爲其朝少後此與前文互相明耳命士以上亦云昧爽而朝豈亦後於成人耶以時度之雞鳴而起盥櫛衣紳皆畢則亦昧爽時矣

子婦佐餕孔疏言長子長婦此不然其下文云羣子婦佐餕如初則前子婦固統言之矣鄭云婦皆與夫餕皆字自有羣子婦在內孔疏誤也

婢子或云卽婢也應氏曰婢子父母之所使令庶孽父母之所生育盡從此解與鄭孔不同案檀弓陳乾昔曰使吾

二婢子夾我則婢子即婢也當據此

孔疏此飯凡六種而不明列其數集說以黃黍白黍白粱黃粱稷稻爲六種稰穛則總六者言之纂言曰此蓋據諸侯禮黍稷稻粱四飯而言而下文又言黍粱別有黃白二色稷稻各有稰穛二種也陸氏曰熟穫曰稰若今晚稻生穫曰穛若今早稻早稻食之而已晚稻耐後故說文曰稰糧也穛早熟穀也按鄭註熟穫曰稰生穫曰穛蓋即指黍稷稻粱四者而言古今異宜又風土各別容有生穫熟穫之異鄭必有所據疏亦不能詳也若陸氏及纂言所云較爲分明然陸氏所引說文則說文並無稰穛兩字其曰糧也則稰字早取穀也則穛字皆從米而又誤早取爲早熟以此考之則陸氏之說未必確也纂言從之過矣衞氏集

說本引陸氏又以糧也爲晩糧也愈誤
糗餌粉酏周禮註合蒸曰餌餅之曰餈蓋二物以糗搏餌以粉搏餈也鄭謂此脫餈字而酏當爲餰音饘別爲一物今集說以酏爲餈與鄭異不知所據山陰陸氏又以糗餌粉餈爲四物皆莫詳也此條孔疏不甚分明衞集說纂言所引皆同獨通解所引各有增損而文義極爲明順不知刻本原誤耶抑朱子自有所增損也
鄭司農云糗熬大豆與米也粉豆屑也後鄭謂餅餈二物皆粉稻米黍米所爲糗者擣粉熬大豆所爲餈之黏著以粉之耳餌言糗餈言粉互相足賈疏餌言糗謂熬之亦粉之餈言粉擣之亦糗之詳註疏之義兩物皆以糗爲之糗則熬大豆及稻米黍米所爲也熬則爲糗而以豆糗摶之

則爲餌更以豆粉摶之爲餅則曰餈餌糗也而亦用粉餈粉也而亦以糗故疏云一物自相互以爲二物可以爲四物亦可其實則一物而已本熬豆與米成之如飯相似加以豆粉稍乾則爲餌更加以豆粉摶之爲餅則曰餈如此看似明白

芝當即芝草栭亦芝之類生於木者蓋一類而二種也無華葉而生正是芝草盧云木芝似非是栭即今木耳王肅云無華而實亦非也賀氏以爲兩物則可以芝爲木椹栭爲軟棗則非是

大夫於閣三陸氏曰蒙上房中可知此與鄭孔不同曾子曰始死之奠其餘閣也與未必專主大夫言則士亦有閣也陸氏又曰士言於坫一則凡閣用坫可知

東萊呂氏曰亦微其禮尊老之至不敢急迫從容欵曲乘閒伺暇纂言曰禮亦微而不顯露謂從容乘閒候可閒而後問按此句本難解呂吴說可申明鄭註集說謂其禮微畧不誠切以求之則非

陸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鞶內則所謂男鞶革帶也左傳所謂鞶厲大帶也易言鞶帶揚子言鞶帨以玉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鞶爲帶按此與鄭不同然可備一解

右內則

陸氏曰㫫如也謂昧爽之際晨光猶熹微也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已顯著也案詩庭燎云夜鄉晨庭燎有㫫鄉晨正昧爽時

孔疏徒坐不盡席之前畔有餘一尺讀書食則坐近前與

席畔齊豆去席尺者又解食所以近前之意以設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按疏解甚明石梁說非是豆在席之外非在席上也讀書如何可與豆齊此不可考之言

縞冠素紕說文素白緻繒也雜記鄭註素生帛也儀禮疏素裳積白素絹爲之王制疏縞白色生絹亦名爲素按疏以縞爲生絹亦名爲素則素亦生絹也然縞冠素紕則縞與素亦有不同集說以素爲熟絹疏於素裳但言積白素絹爲之未嘗別言之曰熟絹意其有精粗之分歟對言之則縞粗而素細散言之則皆通也疏又言素重於縞而以皇氏縞重於素爲非若以生熟言之則生者爲重熟者爲輕是不以素爲熟絹也集說未詳所據

賈疏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襌衫又有襦袴襦

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之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孔疏裼裘襲裘謂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有襲衣襲衣之上有正服但露裼衣不露裼爲異耳按兩疏不同賈以裼衣之上卽祭服皮弁之等而孔則更有襲衣在正服之內鄭註裼者免上衣見裼衣上衣卽祭服皮弁之等不云更有襲衣疑賈疏爲是賈說四時之異衣亦較孔疏爲分明也孔疏袒去上衣爲裼掩其上衣爲襲若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又有正服所謂上衣者指襲衣則上又有正服指正服則內仍有襲衣其說不可通矣纂言亦載孔疏而不及賈疏之異同不可詳也纂言曰裼裘者裼衣外之上服直其領而露出裼衣也襲裘者裼衣外之上服曲其領而掩蔽裼衣也按檀弓孔疏裼裘袒去上服襲裘掩其上服

無直領曲領之說不知纂言何據然
所謂袒去上服掩其上服亦莫詳也

韠君朱節鄭註此元端之韠一命緼韍節鄭註此元冕爵弁之韠尊祭服異其名耳又鄭詩箋云冕服謂之芾其它服謂之韠集說不載鄭註則不見韠與韍之所以異矣爵弁亦士助祭之服上不比於冕而又不同於元端故云韎韐以色言之亦異其名也兵事韋弁服皮弁則亦云韠故亦云韎韐竊意以冕言之則曰韍以弁言之則曰韎韐以端言之則曰韠而韠又其通稱也

士冠禮皆言韠獨爵弁言韎韐異其名也以詩考之素韠槩言之候人之三百赤芾則諸侯之大夫也采芑之朱芾斯皇則天子之卿大夫也車攻之赤芾金舄采菽之赤芾在股則諸侯也至斯干之朱芾皇皇室家君王則並天子

言之疑天子諸侯大夫皆名芾而士則獨得韠名然其制則一故通謂之韠也玉藻君朱一條并天子諸侯大夫皆謂之韠一命緼韍幽衡一條則並士亦謂之芾矣故鄭以元端及元冕爵弁分言之然爵弁亦謂之韎韐而不謂之芾也大率記文各據所傳而言多不相合而註疏家彼此互證有可以相發明者又有不可以通者如玉藻言韠有君與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殊而雜記則一言之未知其爲天子諸侯之制歟抑大夫士之制歟註疏亦不能明辨也
諸侯前後方雜記會去上五寸上五寸則頸也頸以下二尺五寸會緣其上畔五寸上下兩邊紕以爵韋不至下五寸則紕長一尺五寸其云六寸以兩邊言之下純素素生帛也以生帛橫緣之與會相對各五寸也上廣一尺則會

亦廣一尺下廣二尺則純亦廣二尺鄭云各五寸疏云會闊五寸純闊五寸闊字卽長字如此看不知是否

雜記記會紕純之制不知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同否鄭謂公侯殺四角所殺者上下各五寸似以雜記所云專爲公侯疏亦引雜記解之其云會卽上去五寸處以爵韋爲領下所去五寸紕所不至者純以素也則所去五寸又以所殺言之非緣上緣下之義甚不可解闕之可也　其頸五寸鄭註亦謂廣也纂言曰頸廣五寸左右肩各廣二寸頸與左右肩中閒相去各五寸合爲一尺與韠之上端同是頸與肩又在韠長三尺之外不知其長若何頸與肩皆以繫於革帶者革帶博二寸則頸與肩當有五寸方可緊也疑頸五寸不言廣者其廣長皆同上言韠長三尺下言肩博二寸蓋互見之也頸承上長而言自是長五寸肩只言博與頸互見之鄭註頸五寸止謂其廣似未然　會去上五寸則緣上之五寸紕以爵韋六寸緣兩邊各三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則緣下五寸也韠長三尺而上下各去五寸則紕爵韋正得二尺

唯世婦命於奠繭亦女君命之凡妻從夫之爵而世婦則不得從君故於奠繭命之言世婦則女御亦然故鄭註世

婦以下孔疏兼卿大夫之妻言之似未然卿大夫之妻自從男子集說專言世婦亦似未盡

有公諱無私諱孔疏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崔氏曰謂伯父之諱耳若至親則不得言庾氏云有名字同已祖禰名字者皆不得諱崔庾二說不同疏從庾按有公諱是公家所共諱者私諱則私家之諱若大夫之私諱與已之私諱皆不諱也曲禮疏於大夫所止避公家諱不爲大夫諱避君諱所以尊君也或曰辟公家及大夫諱而引玉藻以證之

右徵角左宮羽以言其音節之中於律偶分言之玉之鏘鳴左右齊同焉能分徵角與宮羽乎且宮濁而羽清不可合并徵則次清角清濁之閒雖相近亦非一律也以對舉故亦不及商諸家皆鑿說耳

陸農師曰君未有命弗敢卽乘服也謂非經賜雖有車馬衣服不敢輒乘服也如後世三品應服紫五品應服緋必君賜而後服按此說是纂言從之

立容辨辨當如字有分辨之意觀下頭頸必中山立非貶退之義也此句以下鄭註亦無屬戎容之解孔疏誤耳

右玉藻

詩序維清奏象舞也武奏大武也鄭曰象周頌武也以管播之大武周舞也疏曰堂下吹管以播象武之詩王著衮冕執赤盾玉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是明與詩序不合朱子謂維清詩無奏象舞武之意而舞大武卽以爲武詩亦不以武詩爲象也嚴氏據詩序謂下管象乃奏清之詩而舞大武卽以武詩爲節而舞其說爲是集說於文王世子

祭統已載嚴說而此仍本鄭孔未詳其義
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戛擊搏拊皆言作樂也漢世經師以搏拊戛擊皆爲樂器與文義不合明堂位以拊搏擊與玉磬琴瑟並列蓋用經師之說方氏陸氏據書爲解非其義也
封父似是人名非國名春秋傳封父之繁弱弓也此言龜記者之誤陸氏謂此龜一名繁弱非是大弓即春秋所云大弓陸氏武王之弓亦無據
釋文本和鐘二字作鍾故註云說文作鍾而以此鍾爲酒器今刻本於記文改作鐘而又引釋文於其下校者見其不合并釋文改之以貽誤後人可恨也說文鍾酒器從金重聲鐘樂器從金童聲正自分明此廣韻所本然古書兩

字多通用要其本義則以說文爲定也

右明堂位

士喪禮親始死不著冠服之異至小斂卒斂主人髻髮袒大斂主人袒記主人啼亦不言冠服而問喪有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之文鄭註雞斯當爲笄纚聲之誤也又註士喪禮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今至小斂變髻髮者去笄纚而紒又云袒大斂變也不言髻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賈疏小斂袒男有髻髮今大斂袒不言者自小斂以來有此至成服乃改據此則自始死去冠直至成服乃加喪冠其笄纚髻髮雖異皆不冠也崔靈恩云凡親始死將三年者皆去冠笄纚又云始死以後小斂以前大夫士皆加素冠於笄纚之上（此據檀弓叔孫武叔投冠括髮言之）至小斂投冠括髮之後大

夫加素弁士加素委貌此據喪大記子弁絰言之又引喪服變除云小斂之後大夫以上冠素弁士則素委貌其素弁素冠皆加環絰此據雜記言之其說不同旣云始死去冠又云始死以後加素冠不知加以何時又小斂後加素弁素委貌則此素冠又何冠乎戴德喪服變除言素章甫冠卽委貌也素弁素冠皆加環絰則成服之日卽此冠乎抑別有喪冠乎是皆不可考疑以鄭註爲正按武叔投冠括髮而子游嗤之正以其不去冠爲非禮也喪大記子弁絰當是諸侯之禮與大夫士不同雜記小斂環絰公大夫士一也此當是錯簡乃爲弔者而言禮家別記異說耳鄭註雜記云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爵弁而加此絰焉孔伸其說謂始死孝子去冠至小斂不可無飾士素委貌大夫以上素弁恐鄭註簡

畧未見其義孔乃據崔氏言之耳雜記云大夫之哭大夫弁絰大夫與殯亦弁絰則弁絰乃弔者之服喪大記所云亦恐有誤而謂公大夫士於其親小斂素委貌素弁而環絰必不然矣崔氏又謂斬衰男子括麻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若其不當斂殯則大夫以上素弁士加素冠皆於括髮之上此亦是曲爲之解崔氏又謂葬之時天子諸侯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則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檀弓云弁絰葛而葬鄭註云接神不可以純凶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是則弁絰者乃變服小斂以前又何爲其變服乎其不然也決矣

士喪禮小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註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記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

疏云知衆主人非衆子其衆子皆斬衰絰帶故知衆主人
自齊衰以下至緦麻首皆免也按此衆主人蓋齊衰期以
下非謂衆子于大全載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
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則髻髮袒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此說與註疏背不可從
賈氏云髽有二一是未成服之髽斬衰以麻齊衰以布是
也一是成服之髽露紒之髽是也皇氏謂婦人之髽有三
有麻有布有露紒自期以下無麻布而露紒恆居之髽則
有笄孔氏謂止有二髽斬衰麻髽齊衰布髽皆名露紒其
說不同按斬衰麻髽齊衰布髽自是未成服之時儀禮卒
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婦人髽於室又云布總箭
笄髽衰三年則別有成服之髽賈氏說是也但成服之髽

斬衰齊衰亦必有別若以麻布則同於未成服而不以麻
布則又同於齊衰輕喪以下其制蓋不可考豈以箭笄惡
笄爲別而髽制則一乎皇氏說亦近之孔氏謂止有二髽
而不以未成服成服爲辨恐非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喪服小記與大傳同而鄭註有異小
記註云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
子不得禰先君別子之世長子爲其族人爲宗所謂百世
不遷之宗大傳註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
以爲祖也別子之世適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小
記孔疏云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不得禰先君故稱別
子其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大傳孔疏云別子
謂公子者諸侯繼世爲君其適子之弟別於正適是諸侯

之子故謂之别子也云若始來在此國者此謂非君之親或是異姓始來在此國者故亦謂之别子以其别於在本國不來者兩註不同疏亦隨文解之竊意當以小記註爲正其始來在此國者則推言之爾至長樂陳氏又推言之有起自民庶而致位卿大夫者亦從别子之義此恐不然始來在此國者已去國而離其宗故從别子之義若本國起自民庶而爲卿大夫者或爲大宗之嫡或爲小宗之嫡或爲大宗之庶或爲小宗之庶皆未可定其爲嫡也則自繼大宗或繼禰與祖與曾高祖而不得自爲祖其爲庶也則又當宗其繼大宗者繼禰與祖與曾高祖而亦不得自爲祖也朱子通解從大傳註吳氏纂言兩載小記大傳註而又附載陳氏說無所折衷集說則直以三者並爲别子

有乖註疏之旨補正亦不辨此義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鄭以殤爲已之子無後者爲已之昆弟諸父此似未確已之昆弟諸父亦有殤已之子亦有無後此只重明庶子不祭之義言不特不祭祖與禰卽昆弟諸父與已子凡殤與無後者亦不得祭之也如此看似較分明

閒傳旣虞卒哭去麻卽葛葛帶三重則帶變而絰不變也而疏并絰言之謂帶三重而絰仍兩股糾之此以去麻卽葛統言之故也又閒傳輕者包重者特鄭註服齊衰之麻以包斬衰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絰也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詳註意去麻卽葛兼男子婦人男子易帶之麻以葛婦人易絰之麻以葛至又遭齊衰之喪則男

子仍麻帶婦人仍麻絰此齊衰之麻可以包斬衰之葛以其同也男子之絰依疏說易以葛矣而婦人不葛帶註謂特其葛不變則與婦人之帶句不合疑葛當作麻然則男子首絰固不變也疏亦云男子重首特留斬衰之絰婦人重帶特留斬衰要帶是重者特也斬衰之絰似以麻言非葛也而鄭註此篇又云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人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按此則斬衰卒哭後首絰又去麻而以葛矣前後違錯多不可曉山陰陸氏說則謂首絰男子不變也

孔疏男重首女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所以卒哭不受以輕服至小祥各除其重也按士虞禮大夫脫絰帶於廟門外註旣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婦人脫首絰不脫帶

註婦人少變而重帶間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

疏三重謂作四股糾之首絰雖葛不三重也崔氏喪服變除引鄭註云士卒哭而受服其受服之時首絰要帶男子皆以葛易之齊斬之婦人則易首絰不易要帶據此數條則卒哭後男子首絰要絰俱易麻以葛齊斬之婦人易首絰麻以葛其有除無變者只齊斬婦人之帶耳孔疏謂所重者有除無變是男子首絰不易與婦人要帶同考之經註皆無所據而於孔氏他疏亦不合除喪者一節並後斬衰之葛一節集說皆本孔疏而疏自有相違者集說未之辨也既言男子重首婦人重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雖卒哭不受輕服是男子首絰婦人要帶皆以麻未嘗有變至小祥而後除也其下即言先是斬衰而卒哭已變葛絰但葛絰大小如齊衰之麻絰斬衰之葛節又言斬衰卒哭後所受葛絰則所云有除無變與卒哭不受輕服皆非矣前後自相違反

麻同皆兼服之註疏本作麻葛間傳麻同則兼服之此恐

因閒傳而誤

大夫不得祖諸侯則固無諸侯之廟其不得祔於諸侯無待言也若諸祖父之爲士大夫者則各有其子孫而爲之立廟矣此士大夫若諸侯之子則爲别子若諸侯之孫則爲繼别之宗乃不得自有其廟而祔於支庶之廟乎若非諸侯之子若孫則大夫三廟適士二廟自祀其曾祖祖及考未聞祀其諸祖父於廟者也此說甚可疑

宗子母在爲妻禫疏有兩說其一賀瑒云父在適子爲妻不杖不杖則不禫若父殁母存則爲妻得杖又得禫凡適子皆然嫌宗子尊厭其妻故特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宗子尚然則其餘適子母在爲妻禫可知自極分明卽纂言集說所載也其一賀循說循云小記云宗子母在爲妻禫則

其非宗子其餘適庶母在並不得禫也循又云婦人尊微
不奪正服並厭其餘哀如循此云則母皆厭其嫡子庶子
不得爲妻杖也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故特明得禫也按賀
循說與賀瑒說不同鄭註宗子之妻尊也似循說爲得然
以宗子妻尊母所不厭於義爲短故纂言集說皆從瑒說
按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疏云父歿母在爲妻雖得杖而不得稽顙則謂母在厭其嫡子庶子不得爲妻杖者非矣集說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似用賀循說而不著其所出橫渠有庶子母在不得爲妻禫之說此陳氏所據也然張子之云考之於經卻不合集說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此句與前文相悖疑不禫當作亦禫刻本誤也纂言引賀瑒說卻分明
慈母不世祭可也妾母不世祭則妾母所出子孫而亦不
得祭矣於義未安按本經云妾祔於妾祖姑又云妾無妾
祖姑則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疏又云祖無妾則又閒曾

祖而祔高祖之妾高祖之妾猶祭則不世祭之說非矣疏又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爲壇祔之耳然則穀梁傳所云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於子祭於孫止此指有專廟言之於孫則不祭專廟但祔祭之耳

殤無爲人父之道故後殤者之父而以本親之服服殤既後殤者之父則當以兄弟之服服殤而記云以其服服之則亦不定爲兄弟之服故鄭註以其本親之服服之蓋畧之也疏爲此多生曲折反不分明其謂其本親兄弟與爲後及所後者母亡皆衍說也爲後即所後當有誤字集說以爲殤後者以此殤爲已冠者以其服服之乃以父服服之諸家皆無此解不知何據

喪服傳婦人何以不能杖鄭謂此婦人乃指在室之童子

賀循以爲此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兩義不同然以此推之則在室之女若已許嫁笄則皆杖也集說女子子在室而爲父母杖者以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爲攝主也則似女子在室皆不杖矣與鄭賀之義皆相違也

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註謂小功以下疏無解集說亦不明此爲過期而葬者如已過三月五月之期則小功緦已除喪矣比葬猶反服其服葬日卽虞同免其不報虞則已吉服及虞則不復免小功以下服輕者上節謂及期葬而但未虞故及虞則皆免此則已除喪而又不卽虞故及虞亦不復免也註言小功以下則兼緦小功節而言

右喪服小記

孔疏云公卿之喪則司徒皆率其屬掌之故司徒職曰大喪帥六卿之衆庶屬其六引而治其政令按周禮疏王之大喪七月而葬非公卿之喪也檀弓疏據熊氏以家臣亦有司徒若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此條後亦引檀弓謂公卿亦有司徒當從後說

不疑在躬此句難解鄭曰不服行所不知使身疑也竊謂不使疑事在於躬如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之類朱子曰訾猶計度也不訾重器者不欲量其貴賤亦避不審也集說以訾爲毀較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朱子曰此皆是卑者與尊者耦勝已勝也客亦如之客勝也亦如之亦洗而以請也註疏說恐非

朱子曰旁汜及也汜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故舊事非今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也戲色謂嬉笑侮慢之容按朱子說得之集說不載蓋通解亦未見也

刀卻刃授穎穎警枕也穎鐶也鄭註兩解似未然方氏曰穎刀頭刀以柄爲首也旣有枕不應警枕別出疑前穎字卽以刀言舉其柄耳

右少儀

發慮憲求善良朱子以爲守常法求中材就賢體遠朱子以爲貴德而尊士此解最明而集說不引蓋通解所載陳氏未之見也

黨有庠術有序於六鄉舉黨六遂舉遂則鄉學皆名庠遂學皆名序庾氏以此爲夏殷非周法當是孔疏迂回不可

從然孟子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則又非鄉遂之別王制
虞有上庠下庠夏有東序西序則虞亦曰庠夏亦曰序大
抵古書參錯傳聞多誤不可考也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
射於州序註序州黨之學也黨正亦言以禮屬民而飲酒
於序則陳氏改術爲州不爲無據衛集說李氏亦云州有
序則不始於陳氏也近日顧氏從鄭而非陳非是
學必有師中年考校自是師之事與鄉遂大夫無與也周
禮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
於司徒退而頒之於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
行察其道藝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
府州長正月之吉各屬其民而讀法以攷其德行道藝三

年大比則大攷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挍比及大比亦如之族師月吉則屬民讀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閭胥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多言教化之事至遂則但言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教之稼穡不及德行道藝也遂大夫言以教稼穡以稽功事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云興甿則如漢舉力田之比非如鄉大夫興賢者能者之例也鄭註引鄉大夫之職非是縣正以下亦但言趨其稼事趨其耕耨俱未嘗及教化之事也以此攷之則疑鄉有學而遂無學遂之學於他經皆無所見而僅見於學記又其字為術不為遂鄭以術遂同音而改之並以周禮遂大夫興甿為興賢者能者與鄉大夫同遂謂鄉遂皆有

學其實無所據也

收字廣韻斂也增韻聚也無別義中庸振河海而不洩振收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則收亦有振義補正以爲振收其威嚴當從此義

不度其所能知能行而强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是進而不顧其安也强之以所不能知不能行而不必其能知能行是使人不由其誠也其所不能知不能行者卒不可以强而於其所能知能行者反有所廢棄遺忘而失之是敎人不盡其材也不論其次第而槩施之則先後失其宜故曰悖不論其材質而强求之則大小乖其量故曰佛

隱其學朱子以爲此二三子以我爲隱之隱謂有所秘惜而敎又或以爲幽隱而難知也集說非是

東萊呂氏曰多才有餘者寡才不足者易俊快者止鈍滯者按此解爲明古註未然張子語亦未分明

不論大鳴小鳴皆待其從容而盡其聲也朱子曰從容聲音之餘韻從容而將盡者也言必答盡所問之意然後止也集說從疏非是

大信不約謂大信不在於期約朱子謂天地四時不言而信大時不齊謂如春夏秋冬各有其時而界限分別未必齊同大德大官大信大時其本也故末無不合故曰可以有志於本

右學記

樂記篇目別錄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侯鄭目錄同史記樂本樂論禮樂章樂

禮樂施言樂象法卽樂象樂情文侯問賓牟賈爲樂卽樂化師

乙其樂象中第五段樂也者施也以下七十五字誤入在樂施末而此章樂者以下三十字又誤入於樂情末

今本樂本樂論樂禮樂施樂言樂象樂情魏文侯賓牟賈

樂化師乙纂言改樂本樂言樂象樂施樂情樂論樂禮樂

化賓牟賈魏文侯師乙

其聲噍以殺鄭曰噍踧也孔曰其聲踧急而速殺是以噍

爲急殺爲速也方氏曰噍則竭而無澤殺則減而不隆是

以噍爲枯殺爲減也兩解不同纂言從孔集說從方

史記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沈氏以此爲黃鐘一均之數非眾律之通法

而通典推言之其十一辰宮商之法亦如之通解謂如林

鐘爲均則以八十一爲五十四二十七爲十八之類然則

八十一以至四十八皆非宮商一定之數而孔謂絃用八十一絲以至四十八絲不知何所據也疑此必有所本而諸書未之及故不可考耳

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樂記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韶繼也夏大也殷周之樂盡矣大司樂無大章而樂記無雲門大卷然大司樂後言舞雲門不言大卷舞咸池不言大咸故鄭以雲門一名大卷咸池即大咸也樂記鄭註大章或作大卷依其說則與周禮合矣世本云堯樂名咸池咸池爲堯樂無疑也鄭據樂緯黄帝曰咸池堯作大章而樂記咸池在大章之下遂創爲堯增修黄帝之樂其堯樂自名大章孔疏又謂黄帝之樂堯時增修者則名大卷至周更加以雲門之

號其不增修者別名大章此皆以意言之無所據也鄭註大司樂以雲門大卷爲黃帝樂咸池爲堯樂此是也而賈疏又引樂緯以亂之殊不可曉至鄭謂雲門大卷爲一則據後敘雲門大咸大夏大濩大武而不及大卷然禮所敘各代之樂不應又存其別名其或大卷爲黃帝之樂而雲門在黃帝之前或伏羲或神農或雲門爲黃帝之樂而大卷在黃帝之後堯之前或顓頊或帝嚳未可知也至兩疏謂堯時於黃帝樂更改修治者則存其本名曰大咸曰咸池其不增修者別名大章至周謂之大卷更加以雲門之號尤爲難通其或增修者別名大章其不增修者存其本名於理爲通也

輔氏曰六言作樂此言先王以樂寓之學宮而以敎人以

繩正又固有之德使不失其厚也按自孔疏以後皆以立學等以下爲教人而輔氏講繩德厚爲明故存之

樂觀其深矣孔疏記者引古語言樂觀之益人深矣陸氏曰樂觀其深若季札觀樂是也輔氏曰觀乎樂則發人者深矣此三說是集說言樂之所觀其義深與非也

廣則容姦謂音節疏緩使人意思流連而至於姦淫狹則思欲謂音節迫促使人悲愁不樂而思縱其情欲感鄭註感動也孔疏感動於人損長遠舒暢之善氣集說感傷天地條暢之氣此解較好不必以感字改蹙字也

反情猶言約其情使合於中也反字稍重比類即立愛惟親立敬惟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意方氏說反字似滅情以復性之說類者人之善更不成語

輔氏曰情深故文明氣盛故化神愚謂情之積於中者深則文之著於外者明流動充滿則內之氣盛移風易俗則外之化神氣盛不必指手舞足蹈化神不定是動天地感鬼神也

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章德解施字報情反始解報字施如無施勞之施乃張大之意樂以宣著發揚爲事故曰章德報情言因人情而爲之節文似有酬答之義報字難解更加反始二字反始卽報情也樂樂其所自生樂生於人心而出於自然之和孟子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此正樂其所自生之義也禮反其所自始禮之實節文斯二者與其奢也甯儉與其易也甯戚皆反始之義也諸家解俱不甚分明朱子曰

樂是和氣由中閉直出無所待於外禮卻是始初有這意思外邊卻做一箇節文抵當他卻是人做底雖說是人做底元不曾杜撰因他本有這意思此說卻明

樂主於欣喜歡愛故以爲情之不可變而曰統同禮有尊卑上下親疎長幼之等故以爲理之不可易而曰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皆以情言之樂之本在於人心而發之聲音有清濁高下之變故窮本知變爲樂之情禮之恭敬退讓一本於誠心一有僞焉則非禮矣故著誠去僞爲禮之經禮者天地之序樂者天地之和故偵天地之情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故達神明之德精者其至理妙用粗者其繁文末節本無二致故凝是精粗之體君臣父子尊卑秩然而合敬同愛無不洽和故領父子君臣之節

鄭曰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穅一名相雅亦樂器狀如漆桶中有椎陳氏曰旣云會守拊鼓又云治亂以相則相非拊也爾雅和樂謂之節或說節卽相也周禮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賓出而奏雅有祴樂則工舞奏雅各以其舞之曲歟案戛擊搏拊本是戛擊鳴球搏拊琴瑟非樂器也而相傳以爲樂器鄧書燕說蓋其類也記出於漢儒則以拊爲樂器至相之與雅自爲樂器如鄭註則相卽拊而雅亦卽柷也陳說亦無所據以意言之可耳集說太畧

文王世子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鄭曰席工於西階上歌清廟以樂之象象武王伐紂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孔曰下管象舞大武者謂登歌之後笙入立於堂下象謂象武王伐紂之樂堂下管中奏此象舞之曲

庭中舞此大武之舞註疏俱不言天子親舞也其下又云
大合衆以事鄭曰衆謂所合學士也孔曰大合衆以事者
謂合聚學士以登歌下管之事孔蓋以管該舞也登歌下
管皆樂工非學士之事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
大夏則舞者學士爲之明矣明堂位升歌清廟下管象朱
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與文王世子
畧同但舞大武上有冕字而增皮弁舞大夏此所傳之有
不同耳鄭曰冕冠名也諸公之服自袞冕而下如王之服
則亦不以冕爲袞冕孔曰冕袞冕也王著袞冕執赤盾玉
斧而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而舞夏后氏之樂則亦
與鄭意異矣樂記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
而總干此卽文王世子所云登歌清廟下管象舞大武明

堂位所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但舉冕總干其餘畧不言耳鄭因此上有天子字遂以爲親在舞位與兩處註不同而孔疏謂天子親自著冕手持干盾而親舞以成前註之說案顧命二人雀弁執惠四人綦弁執戈一人冕執劉一人冕執鉞一人冕執戣一人冕執瞿弁士也冕大夫也明堂位所云冕而舞大武大夫也皮弁而舞大夏士也豈冕必爲袞冕而遂以屬之天子哉至樂記之云則畧舉一端耳惟祭統云君執干戚就舞位君爲東上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遂以著之天子諸侯此因誤解明堂位之言而創爲此說觀篇末引賜魯重祭幷及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則其說本於明堂位可知也八佾八八六十四人不知天子舞位在六十四人之中抑在其外也君位堂上乃升歌之

後忽降而堂下舞之庭中上升歌者丁也笙奏者工也舞自有司之事而謂君自爲之此必不然之理也季札觀周樂爲之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是樂工也見舞象箾南籥舞大武之舞大護是舞人也周禮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凡樂事大祭祀帥國子而舞樂師教國子小舞有帗舞羽舞皇舞旄舞干舞人舞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帥其屬而舞之旄人掌教舞散樂舞夷樂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籥師掌教國子舞羽龡籥其言舞至詳而未嘗言王之自舞也詩周頌無言舞者維清詩序言奏象舞而詩中未之及魯頌萬舞洋洋商頌萬舞有奕而簡兮之舞乃伶官之賤者爲之春秋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亦未言王子頹之自舞也蓋惟明堂位樂記有此語亦未明言天子之自舞而祭統則明言之此註疏之所據而攷之他經則絕無所見姑記於此俟博攷而更詳之

禮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鄭曰先舞勺後舞象文武之次也孔曰勺文舞象武舞文王世子明堂位祭統皆言升歌清廟下管象武鄭於文王世子云象武王伐紂之樂也於明堂位云象謂周頌武也於祭統云次管而奏武象之

樂也是皆以象爲武王之樂而詩序維清奏象舞也鄭註云武王制焉武奏大武也春秋傳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杜預皆以象爲文王之樂與禮註不同故孔申鄭義謂文王之樂與武王之樂皆名曰象而周禮賈疏又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之樂名曰武以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爲證但文王之功未卒武王卒其成功以伐紂故周公作樂以大武爲武王之樂也是則文王之樂亦名爲武皆後儒附會之說不可據信嚴氏詩緝據詩序謂象爲文王之樂而鄭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堂上堂下之分遂疑象不得爲文王之樂而以屬之武王其辨至明但維清詩中不見有奏象舞之意而春秋傳見舞象箾南籥在舞大武之前則象爲文王之樂無疑也鄭氏以勺爲篇故以勺爲文

舞今詩傳以勺即酌而酌以告武功亦未必是文舞也纂言一用孔鄭之說而集說從嚴氏今姑記其說於此春秋傳舞象箾南籥南當是以雅以南之南其爲文王之樂無疑也集說於文王世子祭統皆依嚴氏而明堂位又云奏象武之詩彼此矛盾殊不可曉

右樂記

父在爲母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蓋異於他齊衰期也而夫之於妻亦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註謂同妻於母通解引程子謂妻爲夫服父之服故夫以母之服報之得其義矣

齊衰之喪練則弔鄭註此父在爲母案此期之重者十一月練而後可以弔其他期亦不得未葬而弔也疑未葬未字誤當作既葬鄭註專指姑姊妹無主爲之服期殯在他

族者求其説不得從而爲之解上節當作未葬大功弔哭
而退不聽事焉此節期之喪既葬弔於鄉人哭而退不聽
事焉大功弔待事不執事下節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既
葬未葬二字互誤功衰弔一本作大功衰弔皇氏云有大
字非愚謂當有大字衰字衍文
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王父母兄
弟則指從曾祖言之當更有王父母三字下又云姑姊妹
則亦當更有兄弟二字也孔疏謂父之兄弟然不當在世
父叔父之上按從曾祖不當諱宜從孔疏兄弟姊妹皆不
合諱疏謂父之兄弟於已爲伯叔父之姊妹於已爲姑是
合諱者據此又不當言子與父同諱也士二廟不諱曾祖
父母以父所諱子不敢不從諱則父又有父由此以推不

且及高祖以上乎父之世父叔父則從祖也姑則從祖姑也是亦疏矣可勝諱乎禮大功小功不諱此皆小功服若從父而諱則無有不諱者而禮之所云妄矣凡此之類皆難以強解先儒亦隨文順釋未之詳也母妻之諱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此尤不可解當爲衍文以從祖兄弟爲當諱乎不必與母妻之諱同名也以爲不當諱乎從祖兄弟非一人也其與母妻之諱同者諱之其不同者遂不諱之乎且婦諱不出門已諱於宮中諱之於側矣門以外母妻皆不得而問之又何以諱乎是固難以強解矣

右雜記

寢東首於北牖下方氏曰北牖與北墉同欲君南面而視之也此本鄭註謂君來視之時按此則本文當作南牖下

不當云北墉也又鄭註病者恆居北牖下似謂君來視之時移居南牖下當是註時文未誤耳孔疏病者恆居北牖下者士喪下篇云東首於北牖下是恆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恆東首隨病者所宜此熊氏說今謂病者雖恆在北牖下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面而視之熊說專解東首則本文已作北牖下矣疏別爲解與註合而於本文北牖下不可通且暫移南牖於本文亦無所據豈熊氏專指東乃據鄉黨而言而孔氏併解南牖之義其時本文固皆不誤而後來傳寫失之乎姑記以俟攷

男女改服以親病甚去華盛之服也若謂改服朝服爲賓客來視似非人情

君設大盤大夫設夷盤周禮天子夷盤記明與周禮不合鄭註引周禮而不辨其異孔疏謂周禮之夷盤即此之大盤大夫所用對君大盤爲小也亦是强爲之解鄭據漢制夷盤小於大盤又引士喪禮用夷盤其制宜同疏謂但大小稍異皆以意言之無所據也

納財朝一溢米暮一溢米財與栽通言所納者栽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也鄭註財穀也既云穀又云米於文不合

右喪大記

袒金革倪氏曰袒衣袒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袒然案聯鐵爲甲是秦以後事春秋時無此也左傳華元曰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可證倪氏誤

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游氏謂文

王武王時已追王案武成金縢皆稱太王王季文王禮大傳言牧野之葬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則是武王時皆已追王中庸言武王末受命末嘗云武王已沒追王必是武王時事而其制自周公成之故專屬周公孟子言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云云而末云周公驅猛獸兼夷狄而百姓甯事以屬之周公亦同此中庸不及文王者蓋以上文成文武之德兼言文武故下文不及文王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儀禮賈疏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是也旅酬下爲上章句兄弟之子之子當作弟子刻本誤也儀禮特牲饋食禮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鄭註弟子後生也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許氏引秋官遺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送逆及疆鄭註通賓客以常事往來疏謂朝覲會同者也案遺人當作環人或問引遺人比長懷方氏而不及環人知遠人不指賓客當指遊士及羈旅之臣失位出奔如秦后子楚公子比之在晉陳公子完晉中行文子之在齊如此看則嘉善句方有著落環人所云在懷諸侯項內許氏所引非是

右中庸

鄭氏云免是冠之細（細或當爲句）別以次成人也孔氏云言免是冠之流例也童子當室亞次成人故得著免也細別流例似有誤字免者冠之變童子未冠則不免而當室則次於成人故亦免童子不緦唯當室緦蓋舉以爲例童子不

杖而當室則杖亦其例也故并及之
竹桐一也故爲父苴杖苴杖竹也爲母削杖削杖桐也孔
氏曰父爲尊極故苴惡之物以爲杖自然苴惡之色唯有
竹也母屈於父故用削杖杖雖削情同於父桐是同父之
義故不用餘木也案儀禮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
屨者賈疏云苴絰杖絞帶者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
首絰要絰又以苴竹爲杖苴麻爲絞帶傳云苴杖竹也削
杖桐也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竹又外內有節
象子爲父亦有內外之痛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
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變故用竹也桐之言同內心同之
於父外無節象家無二尊屈於父爲之齊衰經時而有變
又按變除削之使方者取母象於地也按經止云杖而傳

云苴杖故疏謂以一苴目此三事恐其說未然孔謂自然苴惡之色唯竹愈不然矣苴字或傳者誤加也竹圓象天削方象地此說當是桐亦取同之義其餘皆衍說耳陳氏集說卻得之

方氏曰堂上不趨非止喪禮示不遽者特以喪爾夫事莫遽於喪而示不遽者以其近尊者之處不欲以喪容慼之也此條當補入

右問喪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鄭註云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孔疏云此妾既賤若唯云姑則有嫡女君之嫌今加皇字自明非女君而此婦所尊與女君同故曰君姑也按註疏說未確而歷來無異義惟云姑尙有嫡女君之

嫌更加皇字可乎後有云妾祖姑者以例推之皇字乃妾字之誤也

有大功之喪亦如之鄭註大功既葬反服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按三年之喪既練而遇大功之喪既葬則服練之葛帶以齊衰章例之當經大功之經不當云經期之經也故崔氏謂鄭註爲誤而孔疏從皇熊謂要服練之葛帶首服大功既葬之葛經則不爲五分去一故首經進於期之既葬同五寸有餘此未免阿鄭非正義也閒傳疏云大功葛經但粗細與期之經同故云經期之葛經其實大功葛經也蓋已自知其誤而又爲曲說以通之不如從崔氏爲當矣此經云有大功之喪亦如之正以期喪爲例謂既葬亦反服其故首帶而經大功之葛經也鄭誤看亦如之三字

故謂絰期之絰

經言既練而有期之喪既葬矣云云而不言其初有期喪如何鄭註云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衰大功之喪絰帶皆麻此本閒傳爲說皆主既練而言若未練而遭齊衰大功之喪則皆不變也閒傳云斬衰之喪既虞卒哭遭齊衰之喪輕者包重者特則卒哭以前遭齊衰之喪固不變也又云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則未練以前遭大功之喪固不變也

鄭註下殤則否言賤也疏又引喪服小記下殤小功帶澡麻不絕本前謂麻之有本者得變三年之葛則齊衰下殤亦變三年之葛明與經文異說陳氏槩載之吳氏刪去而亦不致辨也

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孔疏熊氏曰此外宗是諸侯外親之婦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諸侯外姓之親在於他國當尊諸侯不繼本服之親也故諸侯死來爲之服斬其妻從服期也按姑之子從母之子與諸侯爲兄弟然有君臣之義故皆服斬疏指謂在他國未詳

右服問

爲父斬衰爲母齊衰然以斬衰齊衰對言則爲母亦通言斬衰而齊衰則指世叔父母耳故下文云父母之喪齊衰之喪其不以齊衰爲母喪可知也

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經傳不明言受服之制其仍爲斬衰乎抑不也吳註引晉賀氏說以細代粗以齊代斬然不知所據如賀言則斬衰僅三月爾古人變除

之節皆以漸而輕如卒哭後易麻以葛旣練男子除首葛經女子除要葛帶又練衣縓緣則賀說不爲無義但服斬僅以三月此則不能無疑者更詳考之

右閒傳

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案論語唯仁者能愛人能惡人好惡平列原無偏重大學本此意承上兩節而言休休有容所謂能愛人也放流迸逐所謂能惡人也因秦誓後段說未分明故足以唯仁人數語此三句總結之觀下二節平列好惡可見玉溪盧氏云惡以成愛非也

右大學

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鄭云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此說未然貴貴卽尊尊只一意耳大夫諸

侯天子古者皆君也其義不別
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鄭無說孔疏云應杖不杖不應杖而杖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也禿者五也傴者六也跛者七也老病者八也庾氏云父在爲母一也扶而起二也杖而起三也面垢四禿五傴六跛七老病八藍田呂氏云父在爲母一婦人童子不杖二杖而起三面垢四禿五傴六跛七老病八三說不同集說從孔疏纂言取呂說案父在爲母齊衰期正是以義制若權制則其節目之小者耳婦人不杖一也童子不杖二也庶人不杖三也禿者不髽四也傴者不袒五也跛者不踊六也老不止酒肉七也病不止酒肉八也竊尋文義此說爲得之呂氏謂扶而起爲喪禮之當然故不數之然則杖而起獨非喪

禮之當然乎其說未爲當也

右喪服四制

左傳

隱公元年城郎盟翼作南門皆以非公命不書豈以攝位國事未盡專屬乎二年以後則無此矣歐陽據經而力辨隱之非攝恐左氏於此未必皆妄姑識以俟攷

莊公寤生杜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應劭曰兒墮地能開目視者爲寤生林唐翁引史記寤生生之難也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按三說皆未確從杜爲長

食而不啜羹蓋解食舍肉句爾雅肉謂之羹肉即羹也下引華元殺羊爲羹其義甚明顧氏以杜爲誤非也

莊公逐弟寘母不孝莫大焉後雖知悔而復爲母子何足

贖哉左氏但美考叔之孝而不正莊公之罪其說已疎矣杜乃謂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曉莊公而有孝心乎何其悖也

葬而虞祭謂之卒哭弔生不及哀哀蓋指卒哭之前也杜主短喪謂諸侯以上既葬除縗麻無哭位固非顧改云不當既封反哭之時豈弔必以反哭之時而未葬以前皆不可乎則亦非也

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爲桓母公羊以爲隱母穀梁以爲隱妻按夫人以二年十二月薨至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似以左爲是

君氏卒啖氏以爲無改姓之例而劉氏楊氏亦謂其不成義理宜以公穀尹氏爲正然非大夫不卒公穀推其說云

天子崩尹氏爲魯主故卒之此亦臆度之辭爾按隱公獲於鄭因諸尹氏遂與尹氏歸疑此尹氏是也

楚邱衛地見於詩見於春秋有明文矣戎伐凡伯於楚邱其爲衛地無疑也杜亦云爾顧獨謂有兩楚邱此爲曹地蓋據杜註楚邱在濟陰成武縣西南以地考之當屬曹耳然杜於僖二年城楚邱不更註杜於地理最詳不應有誤也

許近鄭唯鄭能有許齊魯不相及也鄭藉魯齊之力而入許者鄭之功鄭蓋欲自有之矣齊不欲鄭之有許而以與魯迨魯不受而後以與鄭乃者難辭鄭伯知之故亦不敢有許而其心則怨齊之不與已也故曰假手於我寡人自專其功之辭其曰敢以許自爲功其意甚明而又曰無滋

他族蓋恐齊之欲奪之也又曰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又曰許太岳之允也吾其能與許爭乎齊亦太岳之後許既滅矣更誰與爭皆怨齊之辭也左氏所敘甚明而君子曰以下其語不類此不可曉少時嘗論此昨見仁山金氏前編亦同此說故備論焉

孔父嘉嘉其名也孔父其字也鄭公孫嘉字子孔此其證也杜註以孔父爲名嘉爲字故謂春秋書名爲貶胡氏又謂君前臣名是以賢而名之皆誤矣

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劉原父曰謂魯人絕文姜不以爲親乃中禮爾按此二說足正杜氏之誤又案文姜孫齊書至二年冬書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則孫齊未久卽返

矣而不書歸者夫子削之蓋不予其歸也此亦絕不爲親之義

左傳莊公十九年楚文王卒而不言嗣立之王據史記莊之十八年堵敖囏元年子文王至五年欲殺其弟熊繹繹奔隨與隨人伐楚弑之而自立是年莊之二十二年也而左傳不載其事莊之二十八年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而伐鄭歸遂處王宮三十年子元爲申公鬬班所殺而鬬穀於菟爲令尹以史記計之則在成王之五年而子元之殺則七年矣成王以弑君自立其年不爲少而又即位已五六年子元何得自恣如此而左氏所敘畧不及楚子何也金氏前編比據史記而於左氏所記則削之亦不著其說又左傳文王之卒在莊之十九年而史記年表堵敖元年在

莊之十八年經世據年表故以文王卒於十八年前編謂經世與左傳不合從經世此亦未詳也

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爲都杜謂獻公未决故復使二五稱說此美非也此皆二五語使俱曰指民與戎而言以下云云正所謂旌君伐也如杜解則且旌君伐語未終而前既云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矣又著使俱曰一句不幾贅乎

季友謂莊公曰臣以死奉般與荀息同也子般弒而立閔公與奚齊弒而立卓子亦同也季友卒誅慶父而立僖公荀息則繼以死此權力之不同而奚齊卓子既死則無可立者矣獨怪季友力能誅叔牙而不誅慶父以釀魯國之禍豈其意在僖公而姑徐徐以待之歟若然則季友之罪

有不可勝誅者而亦無異於慶父矣朱子謂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其罪與慶父同然事之或是私自結於成季非必與之通如慶父哀姜之爲春秋書季子來歸與齊仲孫來高子來盟相類自是善之之辭事遠傳疑有不盡可考者姑記其說於此

吉禘于莊公杜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時別立廟廟成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按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則杜所云乃以祫爲禘也諸侯五廟新死者入則昭穆遞遷莊公不當別立廟卽立廟則經當云莊公之宮不得主乎莊公也趙伯循云魯之用禘蓋於周公

廟而上及文王故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僭於莊公廟爲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及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汪氏曰檀弓虞祭之明日祔於祖父莊公葬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於寢耳此皆足正杜氏之誤禘乃天子之大祭其儀必盛故僭用之莊公祔廟已久此必禘於廟汪云祀於寢亦非也

官受方物當是貢於齊者杜云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似未然

涉河侯車敗顧以鄭伯之車僨爲比謂是實事非占象也三敗及韓是秦伯之車三敗杜註非按杜註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三敗及韓晉侯車三壞也杜蓋泥車之一

字故有所不通及者自秦伯而言下晉侯曰寇深正指此而以爲晉侯之及韓可乎顧謂是實事則秦伯不得稱侯而卜徒父所對專言占象不及車敗也余意涉河二句皆占辭古以車戰車敗猶軍敗也三敗必獲晉君三敗及韓皆不言車可見秦伯伐晉晉侯未出疆埸之上必有禦戰者蓋三敗之而後及於韓原如秦納文公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而後晉師軍於廬柳也左氏欲明徒父之占故特著三敗而不詳言杜顧皆誤認耳

此一役也秦可以霸言此一事秦可以得霸上句本是虛語屬下成文杜註謂可當一事之功截屬上句非是

盡用以求納之頭須竊藏自用以求入也故曰何必罪居者頭須自指若如杜註求納文公又何罪乎

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則狩者乃田獵之狩非巡狩之狩也狩穀梁作守臨川吳氏廬陵李氏皆以爲巡狩之狩然於文則當云王巡守至于河陽不當云狩于河陽也此與公及齊人狩于禚書法正同可以公及齊人之狩爲巡狩乎桓四年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書時禮也杜云田狩從夏時按天王狩于河陽序冬會于溫之下而無月日下書云壬申公朝于王所杜云壬申十月十日則狩在公朝之前豈亦用周時乎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不得言狩矣春秋四書狩兩春兩冬五書蒐則春夏秋具焉而苗獮皆不見於經疑苗獮之禮簡蒐狩之禮盛故但用其禮而不以其時也左氏言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則一事也而以時異其名爾然按春秋所書蒐乃治兵狩乃田獵絕不相同也

文七年宣子與諸大夫患穆嬴且畏偪杜云畏國人以大義偪已顧云畏穆嬴之偪以君夫人之尊故皆非是按文公之入也呂郤畏偪而康公之送公子雍也多與之徒衛

則宣子與諸大夫畏雍之入來偪已耳正與呂卻意同
申及虎牢皆鄭地也不得言還衛傳氏曰匡戚歸衛田也
自申至於虎牢歸鄭田也杜於上年註云爲晉歸鄭衛田
張本而此則專言衛此杜之闕漏耳按傳說當是然謂杜
闕漏則不然杜以卻缺專以衛言故以公壻池之封亦屬
還衛上年註鄭乃衍字耳其實卻缺專言衛而宣子則並
推之以及於鄭杜蓋不察於此也

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
杜註登之於上軍也士穀本司空按令狐之戰箕鄭父將
上軍先都佐下軍而士穀梁益耳皆不在軍行疑中字誤
當作下登者登之於中軍也蓋前年中軍帥先且居佐趙
衰下軍帥欒枝佐胥臣皆卒故欲進此四人也杜註未然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宋陳鄭不書者不以告耳杜謂三君失位降爵故不序而胡氏謂三國皆有難不得已而從楚非所欲故削之此皆非也

皇父之二子死焉依杜註則之當作及也顧謂傳本言皇父之二子解設三大夫亦應有賞傳特以彤門之名追錄其受賞之由餘不及載耳

遂自亡也當指趙盾自由也言由此而亡也杜謂靈輒恐非

蒯聵在外輒在內禍之所伏也郢其見之矣蒯聵既亡靈公不早定太子以繫人望及其卒也不命郢於朝於卿大夫士而私與夫人言之宜其不肯立也厥後立般師立起立黚而郢皆不與焉豈其命不長而已卒於輒在國之日

乎抑預見其禍而出奔以先自絕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郢亦賢矣哉

哭而遷墓杜註將遷與先君辭故哭則文當云哭墓而遷若如今本則註不合且蔡自蔡叔以來墓亦衆矣時亦久矣其可遷乎

蔡昭侯欲遷於吳而恐國人不從故以吳師刼之殺公子駟者以說於國人若遷吳乃駟之謀也昭侯之被弒由此杜註以蔡中悔吳因聘襲之乃殺駟以說吳非也

不可食已食猶飲食之食言不復滅之也已字是語助杜註非

閽閽爲越所殺則句踐者乃吳必報之仇也雖寢處之猶未甘心焉可聽其臣妾於我而釋之乎夫差此舉背親忘

仇甚矣亡國之本乃在於此鍾伯敬顧謂其不失爲大度何歟觀内外傳伍員進諫之辭可謂明且切矣至以身殉焉而不惜蓋員吳之大臣其義自當如此然獨怪其反復數千言未嘗一及於其忘親之仇而徒拳拳焉以越之必取吳爲懼夫將來之禍藏於未形惟中智以上乃能見之夫差方自恃其强以與齊晉角區區一越曾何足以爲芥蔕故聞其言也如以水投石愈激而愈莫之入也倘從容以父子之意感動之或庶幾其有進乎不此之出而徒殺其身以亡其國悲夫

論語

曾是以爲孝乎語錄曾字除人姓皆因在增反按此說則曾當音層然集註曾是曾謂皆無音孟子何曾音增則與

語錄不同孫奕云曾字除人姓及曾孫外今學者皆音層然經文並無音止當音增韻補又引說文曾是掊克音層而謂孫奕爲誤今據集註當以孫奕說爲是

子張學干祿謝氏楊氏皆作子張以干祿之學問於夫子集註無說然其後載程子說云顏閔則無此問矣似當從謝楊解雲峯之說恐未然

哀公問社於宰我馮氏曰魯哀公四年亳社災當是木燼於火而公欲求木以植之故有問焉此宰我以三代所植之木爲對也雲峯胡氏曰如公之問豈非爲亳社災而發歟明乎郊社之義則治國如視諸掌惜乎公之不能明此而宰我又不欲爲公明之也案近世趙氏說余嘗辨之及閱四書通乃知本於厚齋雲峯趙氏更加以己意耳

新安倪氏曰明堂位云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是商曰瑚夏曰璉也論語集註因舊註想是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案邢疏已有此疑然包鄭解及賈服杜註左傳皆然則或別有所據非必誤也俟考

甯武子事皆在成公時古者公族世爲大夫父死子繼武子莊子子成公元年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武子始盟宛濮則莊子當死於成公三年左右而其後子俞爲大夫武子未嘗事文公也大全有此說諸家多以此疑註之誤案季武子未卒而其子公鉏已爲公左宰韓獻子未老而其子無忌已爲公族大夫或武子先事文公亦未可知集註所以斷爲文公者以成公時不得言有道也

伯牛有疾集註禮病者居北牖下案喪大記寢東首於北

牖下鄭註病者恆居北牖下或作北墉下釋文牖音酉舊音容既夕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是牖當作墉集註據喪大記疏作北牖耳

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伊川以史爲府史胥徒之史爲確范呂兼國史之史與庶人在官之史或問不破其說集註多聞習事似二者俱可通語錄云史掌文籍之官如二公及王乃問諸史並因禮諸屬各有史幾人又內史侍御皆掌文籍之官秦有御史大夫亦掌文物者也亦似兼言唯答黃直卿一條有云史既給事官府則同伊川說

輔氏拜下說本邢疏案覲禮侯氏奉圭聽事受賜皆降階下再拜稽首君辭乃升成拜其禮至嚴至燕禮唯公酬賓賓降再拜稽首乃升成拜其他則降而不拜公辭之乃升

再拜稽首鄭註禮從殺也覲禮諸侯見天子之禮大夫見諸侯其禮自同燕禮諸侯與大夫燕之禮燕以示慈惠則與朝禮之嚴有不同者邢疏並引燕禮又於覲禮獨舉受賜一節此爲疎矣

夫子去魯已致其事故子路欲使門人爲臣胡氏曰未致其事之前豈反魯後乃致其事乎禮七十致仕夫子以六十八反魯未至七十後致仕也史云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則非至七十致仕明矣杜預左傳註云嘗爲大夫而去故言後不言致仕告老也

周禮殷見曰同集註作衆覜蓋因古註然邢疏作殷覜則註本爲殷覜而後作衆耳宋諱殷故改鄭註爲衆疑邢疏乃後人以周禮改之但以見爲覜此不可曉或鄭註元誤

也

鄭註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之服邢疏宗廟祭祀之事如有諸侯會同及諸侯衣元端冠章甫以視朝之時已願爲其小相君之禮焉（相字下當更有一相字）其說甚明蓋以端章甫屬之諸侯與上宗廟會同並爲三也然邢疏釋鄭註止據王制註元衣素裳天子燕服爲諸侯朝服一語證元端爲諸侯朝服而章甫則不言所據至陸氏禮象云有元端而章甫如公西赤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是已有元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是已以端章甫屬之赤而與平仲端委爲例其說與註疏異矣集註於宗廟會同皆用註疏而於端章甫則削去諸侯日視朝之服語蓋用禮象解輔氏註引禮家而以元端古者君臣皆得服之又以章

甫即委貌毋追之制乃三代常服行道之冠其意已極分明矣大全引用輔說卻改去數字其意不明蒙引不深考乃謂端章甫指上宗廟會同之服蒙引云宗廟之事或諸侯會同以服則元端以冠則章甫禮樂之所在也自爲一解與註䟽亦不合天子諸侯宗廟會同無有元端而章甫者此臆度之詞而淺說因之唯張氏直解仍如輔說後來講說皆依其解而亦莫知其異同也今詳考之以發明集註之意

古註匏瓠也山陰陸氏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苦瓠甘非一物也毛傳匏謂之瓠誤矣案集註從古註與毛傳同疑匏瓠一類而有二種也古註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在一處則當爲不可食之義與集註不同陸氏引左傳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同古註

集註曾西曾子之孫本趙註禮檀弓曾元曾申坐於足鄭註曾元曾申曾子之子以春秋傳考之凡名申者皆字子西曾子西卽曾申集註但從趙氏耳曹交曹君之弟亦從趙註其時曹亡久矣此是古註之誤集註不辨者以其無所考姑從古註後人以此議集註誤矣

孟子先言持其志無暴其氣後不及持志者持志卽在集義內也卽知言亦本之持志但此處未說及此意孟子持其志告子亦持其志然有不同孟子持志以爲窮理集義之本告子之持志則不窮理不集義但强制其心冥然罔覺悍然不顧單說持其志則尚有近似處故只從言與氣辨之此後來不及持志之故也

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司農註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鄭註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二註小異皆不以廛爲市廛也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鄭註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疏云無職謂太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也夫布者亦使出一夫口稅之泉孟子曰廛無夫里之布趙註布錢也是周禮原有夫之布里之布其指甚明自趙註引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而不引閭師之文則以夫爲夫家之征而布專屬於里矣夫字一項里布又一項於句法亦不順也鄭志劉談問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與民無職者出夫布其異如何答云夫家之征者田稅若今租算夫布者如今算斂在九賦中者

此又與載師註不同載師註兼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也集註仿趙註故引載師而不及閭師而市宅之民已賦其廛似少混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註廛民所居也以彼照此轉覺分明蒙引分市廛民廛爲二其說是也又有未定之說而存疑轉主市廛苑亦未之考耳案朱子文集吳伯豐問市廛而不征二句答曰此等制度皆不可考大約邑居之有廛有稅市亦應有之耳此答在丙辰後是朱子明以邑廛市廛分爲二集註市宅之廛市宇當作居宇或是後來誤改或是一時偶誤自存疑誤解講章皆承其謬不可不辨

尹士曰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則孟子未嘗久於齊也與答公孫丑語合然以充虞章推之則在齊遭母喪當有在齊居喪之三年矣以尹士語及答公孫丑語考之不合此不可曉

繼而有師命趙註有師旅之命孫疏云旣去齊王續有賓師之命而禮貌之註疏不同集註從趙註然孟子在齊有五六年不應皆被兵而不可以請也

孟子爲卿於齊又云致爲臣而歸又云仕而不受祿則孟子於齊已在臣位但不受祿耳或謂戰國時有客卿如李斯之在秦樂毅之在燕孟子爲卿蓋客卿也然趙註不言方頭盡章則云居賓師之位似有此意更詳攷之

孟子仕於齊喪母歸葬於魯反於齊古註相承如此先儒皆未有說近日閻氏百詩謂此三年喪畢而後反于齊前日猶齊王之言前日願見即三年亦可稱前日也然以充虞語推之又似非是顧氏甯人謂此乃改葬改葬緦事畢而除故反於齊然以自齊葬於魯語考之又不合明郝氏

京山謂還而拜齊君之賜此以後世俗禮臆度前人尤爲無據大抵古書殘闕多不可曉姑從古註而其他闕之可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節或問語錄皆以爲可疑集註只順文解釋不更詳考諸儒臆度之論皆可删也總計制度節文不可復考蓋微見其意所載呂氏語亦存其說以俟將來而晚年定論則以井田封建斷不可復而以范氏有治人無治法爲不易之論後之學者所宜深思而詳察之也

論語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非瞷何以能時其亡此施報之常不必以瞷爲諱也陽貨以陪臣執國政桓子必已與升諸公而爲大夫矣故以大夫之禮來而孔子亦以大夫處之蒙引謂夫子以大夫處貨乃見惡人辟咎之意恐未然

集註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不另解賊民句蓋賊民興卽所謂易與爲亂也呂刑罔不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正此之謂語錄謂不好之人並起而居高位執進退黜陟之權盡做出不好底事來則國之喪亡無日矣所以謂之賊民蓋國害民非賊而何此條與集註意別似是晚年爲韓侂胄諸人而發非正解此章之義也僩錄在晚年若蒙引存疑謂賊民是指陳勝吳廣之流則又不然戰國以前列國分爭未有匹夫起而作亂者集註所謂易與爲亂亦非指此輩

集註引延平先生說皆稱愚閭之師曰獨天下大悅而皆歸己章註作李氏曰恐非延平語廣錄云集註中曾氏是文清公黃氏是黃祖舜晁氏是晁以道李氏是李光祖語類卷十九纂疏亦註李氏名侗胡氏通同此大全所本誤

儀禮庶人爲國君齊衰三月鄭註天子畿內之民爲天子亦如之朱子詩傳謂古者天子畿內之民與諸侯皆爲天子斬衰三年四海之民無服後又引儀禮圻內服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蔡傳則刪去前古者畿內爲天子服斬衰三年語而專據儀禮爲說疑詩傳乃蔡氏本語朱子未及改而後來蔡氏自改之也蓋儀禮有經文及註可據而畿內爲天子斬衰三年則前無所考是以去之饒氏於孟子引書三年四海遏密八音謂古者畿內爲天子斬衰期年之服國君國內亦然不知何據斬衰於禮無期年者且云周制百姓期年今百姓爲之三年則是以服制論不知如喪考妣以其思慕之情而言耳古禮簡畧必不如周制之詳書只言其大概而饒氏以意爲之說編集者全不考

正何也

附於諸侯曰附庸集註因趙註不解庸字詩毛傳庸城也

禮王制註小城曰附庸

爲其多聞也二句古註以爲萬章之言而集註無之故蒙引以此一節所以明上文往見不義也之意自此下五節皆所以申明此一節意也蓋以此一節遍爲孟子言而存疑云且君之欲見之以下兩曰字皆孟子自設問答其語尤明淺說則以多聞二句爲萬章語蓋延古註

形色天性也以形與色並言是指形體容貌所謂有物必有則也食色性也以食與色並言是指人之甘食悅色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也色字雖同而所指之義懸殊以形色同於食色是於文義亦不詳矣潛室所云殊不

分明

讀書記疑卷之四終